

92%的焦虑

□ 顶伟

有一段时间我很焦虑,确切地说,是担心。我会莫名其妙地担心一些事情:比如身体会不会出问题,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病;比如开车的时候,会担心轮胎漏气,或者掉到沟里;比如担心接到老师的电话,告诉我们孩子犯错,让领回去;比如担心店铺生意不行,难以继。要担心的事实太多,严重的时候,几乎是夜不能寐、神经兮兮;有时候貌似睡着了,脑子里却还在想着事情,或者会突然地惊醒,一直呆坐到天明。

妻子很担心我的状况,她尝试着安慰我说,一切都不是问题,让我不要多虑。她认为我就是想多了,脑子

大部分时间在“空转”。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她颇费了一番心思,翻箱倒柜地,终于找到了一份关于“忧虑”的权威分析,来治疗我的心疾。这篇文章对“忧虑”做了一个统计,妻子念道:“我们所忧虑的问题,40%不会发生,因为忧虑是大脑疲劳过度的产物;30%是因为懊悔从前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是无法改写的;12%是因为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论,而这些评论大多是不客观、不正确的;还有10%是因为我们过于担心,而这种担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除了这些庸人自扰,我们所忧虑的问题,只有8%是正常的,因为生活中确实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表面不以为意,但在内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既然那92%的忧虑,并不是问题,就要尝试丢到一边去!剩下8%的问题,也要做理性分析,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妻子微笑道:“我最近在看作家希阿荣博的著作《次第花开》,里面有句话发人深省,寂天菩萨说‘问题若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若没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你细品。”

最终我被说服了,事实证明,它确实能帮我解决问题:我试着放下那些无谓的无意义的忧虑,专注于那8%的问题,尝试去解决它,解决不了的,我选择交给天意。至少,我卸掉了92%的忧虑。

盛夏如狂草

□ 马俊

季节的华衣铺展开来,盛夏以最张扬、最热烈、最蓬勃、最肆意的姿态闪亮登场。

盛夏慷慨淋漓,盛夏纵情恣肆,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们面对盛夏,只有谦逊地低头,只有彻底地臣服。如果说四季的长廊收藏的都是艺术珍品的话,盛夏无疑是一幅狂草。大自然仿佛喝醉了酒一般,饱蘸了浓墨,激情飞扬,奋笔疾书。落笔之处,狂放浓烈,振奋昂扬。每一笔都直抒胸臆,所有的笔墨又连缀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时候的大自然,不屑于像春天之时那样精笔描摹,细笔勾勒。她不再收敛克制,也不再含蓄深沉,格调完全变了。她的笔法已经圆润熟练,随意泼洒也会传达出神韵与情感。她的笔法洒脱飘逸,毫不掩饰,毫不内敛,倾情释放,肆意流淌。柳永词中写道:“拟把疏狂图一醉。”可下一句来了个转折,硬是把调子压了下来:“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盛夏这幅狂草,则是在“拟把疏狂图一醉”的基础上往上扬,来了个最高音,把疏狂又提高了八度,简直有些癫狂了。

你见过如此排山倒海的气势吗?你感受过如此激情澎

湃的情感吗?盛夏把季节的汪洋恣肆演绎到了极致。

草木们迎来了属于它们的鼎盛王朝。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拔节、扩张。一夜之间,肉眼可见的是那浓浓的绿又厚了一层,呈现出浓翠欲滴的模样。绿色就这样像河水一样漫延、汇聚、流淌,到处是水泄不通的绿色。田野里的庄稼和野草,绿成了一片汪洋。微风过处,绿波荡漾。绿树们表达着特有的热情,它们顶天立地,炮制阴凉,向天地和人类释放友好的信号。盛夏有树,世界才多出了那么多的浪漫。

热浪袭来时,似乎要让一切都燃烧起来。这种热情,仿佛是一场不管不顾的热恋,只为肆意,不计后果。热情似火,燃烧自己。

盛夏的雨来的时候,更像谁在天宫泼墨挥毫。风狂雨骤,瓢泼、倾盆、滂沱,这些词说出来都是粗犷豪放的。一场急雨,就是一幅一气呵成的狂草,让人叹为观止。

盛夏的一切,都是饱满的,张扬的,热烈的,明朗的,自由的。盛夏狂放,季节如歌。澎湃的情感,在热烈涌动,于酣畅淋漓中,写着自然的壮歌与豪情。

野蜻蜓

□ 刘恒菊

有一些蜻蜓,只会在荒郊野外可以见到。

当你走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当你路过一口野花环绕的池塘,当你翻上野草茂盛的岗头,当你走过一处低洼的田野,当你穿过幽静的小树林……你就有可能与野蜻蜓相遇。

野蜻蜓有清瘦之美。是野外生活清苦吧,野蜻蜓类似于苦行僧,物质上追求少,精神上修炼多。野蜻蜓在野外飞行,删繁就简,仿佛只要留下一双灵动的翅膀就行,肉身似乎都是多余。

正是由于清瘦,野蜻蜓的飞行速度极快,有稍纵即逝之美。刚刚还停留在草尖上,正当你轻移脚步,打算靠近细辨时,野蜻蜓的身体轻盈一震,就踪迹全无。留下你立在原地,怅然若失,以为刚才才是自己眼花,或是只是自己一时的幻觉。

有些野蜻蜓身上的颜色,是夏日阳光晒透的红色,是悄然开放的野花之红色;有些野蜻蜓是野草倔强的绿色,是小树林松针四季不变的颜色;有些野蜻蜓身上有天空深远的蓝色,有些野蜻蜓身上有野菊花灿然的明黄;有些野蜻蜓身上集中了多种奇异的色彩,仿佛是天外来客,绝非凡尘之物。

地摊烟火

□ 张金刚



地摊追着人跑,人亦追着地摊跑,日复一日的追跑间,在城市街巷升起的便是热气腾腾、安抚凡间的人间烟火。

我生活的小城,有一条短而窄,却居于城中闹市的小街,因南北街口连接两条主街路,故被称作“十字街”。提起十字街,脑海浮现的便是街道两侧挨挨挤挤的地摊和永远熙熙攘攘的人群。地摊有常设的,有临时的;分了时段,应着时节;但大都以果蔬食品为主,与诸家餐桌相连,供养着附近上万人的一日三餐,也被供养着自家的寻常日子。

应是有了十字街,便有了那标签化的地摊。几十年,由疏到密,由乱到治,繁盛不衰,只因地摊那平民化的特质。摊主或是普通市民,或是村里老农,更或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不惧风吹日晒、世俗冷暖,早出晚归,坚守摊位,辛勤经营着自己“靠双手劳动吃饭”的朴素梦想。光顾地摊的亦然,大都愿为了块儿八毛砍价一番,继而各购所需,各奔生活。

从街北向街南细数过去,有油条摊、煎饼摊、卤肉摊、瓜子摊、果蔬摊、主食摊、凉皮摊、香油摊、烤鸭摊、烧饼摊……有临街商铺摆摊售卖的,有固定摊架定点摆售的,有推着推车的,有摊开口袋的,有摆着筐篮的……元宵卖汤圆,端午卖粽子,中秋卖月饼,春节更是琳琅满目。特别是那些应着时令不断变换的地摊,最令人欢喜。春有香椿、秧苗,夏有桑葚、桃李,秋有南瓜、花椒,冬有红薯、谷粮,皆是如父母般在农村劳作的大叔大婶地摊出售,贴补生活。他们守着村里的土地,奉出可心的农货,满足着众多城里人“不时不食”的生活主张和亲近田园的浓厚乡愁。

我常于上下班光顾十字街。早上候在脆皮杂粮煎饼摊前,看着摊主舀面,摊饼,打鸡蛋,翻面儿,刷面酱,放臊子,卷,切;接过,热乎乎吃了上班。中午下班,挑最火的那家凉皮摊,与顾客拥挤着喊一嗓子:“一份儿,多放点面筋,多给一袋料!”老板与老板娘及几位雇工流水线作业般地切着装着

递着,头也不抬地应一声:“好嘞!”“吱”,扫码付钱六元。拿到,再买俩烧饼,急匆匆回家享受简单舒爽的夏日午餐。

常有位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大爷,提着一篮子自己种的葱呀菠菜呀豆角呀之类的时蔬,到十字街出地摊。听说老人无儿无女,离城数里,便有热心人拍照发朋友圈呼吁大家赶快来买,好让大爷早点回家。听说有位并不做饭的姑娘常买了送朋友,有人常与朋友一起团购包了圆儿,曾有位老板一百元只买了一把葱……老人其实并不知道太多,直到再没见过他摆摊。

从清早,红日到黄昏,停歇片刻,亮起灯的十字街又热闹起来,满街弥漫着浓郁的烧烤味道。有一家臭豆腐摊,支起在街口,我不喜那味儿,常绕道而走,但见不少好这口儿的人端着纸碗,举起竹签,将一块块黢黢的豆腐送入口中,品嚼着,做陶醉状。烧烤摊不再是扇着扇子,腾着青烟的炭炉,而是更清洁卫生的无烟电烧烤炉。几串烤串儿,佐以凉拌、毛豆、花生米,配着啤酒,激起了三五好友谈天说地的大好兴致,在街边消遣着酷暑夏夜。卖冷饮的、炸串儿的、烤肠儿的……催化十字街变身夜市小吃街,点燃并释放着小城人的盛夏激情。

想必,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专属同城人的“十字街”,更有无数风格、功能、定位各异的广场地摊、大桥地摊、公园地摊、街角地摊、社区地摊、集市地摊、修锁配钥匙的、修理自行车的、卖各档时装的、卖民俗工艺品的、手机贴膜、卖气球的、卖字画的、卖旧书的、卖山货的、卖鱼的、卖花的……不一而足,千奇百态,构成了平民百姓赖以生存、猎奇淘宝、纵观世相的地摊大卖场。流连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就是在过生活。

夏天夜市开启,地摊复苏回归,唤醒了无数人的“地摊梦”。一位会画画的乡村教师朋友告诉我:“周末,我也要公园摆摊,主打‘私人订制小油画’,开启我的业余创业生涯。”我喜欢这种靠才华吃饭的年轻人,并答应他届时一定招呼朋友前去捧场。

地摊不是廉价、低档、底层、贫民的代名词。想摆地摊就去摆,想逛地摊就去逛,因为,一个地摊承载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梦想,无数地摊拢住的是芸芸众生,连接的是万家灯火,更演绎着一座城市、一个社会最基层、最温情的日常烟火,你我皆是主角,一切皆为人生。

纸飞机

我,弄坏了王小花的纸飞机
她一直揪着我不放
每天都跟着我,要我赔
可家里实在是找不出一张大纸
为她折飞机……

我也记不得,过了多久
王小花不再找我赔飞机
可我,一直记着这事
这么些年,从未忘记……

后来,我攒了好多张大纸
折成各种各样的纸飞机
想还赔给王小花
可我,就是找不到她

直到一天,一位同乡说
你把纸飞机都抛出去吧
小花看到了,一定会很高兴
因为她的世界里没有病痛……

望着漫天飞舞的纸飞机
不知不觉中
我,已是泪流满面…… (刘治军)

芒种

农历的芒种,粘附着乡野气息
收获的味道,白昼漫溢着村庄的
角落落落,夜晚则肆意搅动着
爷爷梦乡里的新声,父亲坐在
院子里蘸着银色的月光磨镰刀
手指肚磨出了日出天边的红霞

收完麦子种黄豆,在父亲眼里
芒种就是一张饼子的正反面
季节的轮回与宿命在刻满青蛇的
手掌上翻动,闪烁着农耕千年的光芒

我不是诗人,是父亲身后长出的影子
挥汗如雨割麦时,一次次看见
父亲瘦削的肩头一上一下,背影
那样的深刻,一捆捆的麦子
多么像自家炕头上熟睡的孩子 (许登彦)

流散之诗

长亭外,古道边
东西南北漫天
随风而去
漂浮在疾驶的车流中
轻轻哼唱,喃喃自语
牵动着弱小心房
在流散与沉淀间穿行,追求意义
在苦楚与欢愉间反复,醒明心志
思考着存在的理由,挣扎着爬起身躯(陈泽闻)

烈日下的砌砖人

火红的太阳下
一抹抹汗水从脸庞流下
一堵红砖墙拔地而起

红色的马夹
在抬头和弯腰拾砖中
一次又一次渗出太阳的颜色

当暮色把炙热的词语缠在山后
眨眨眼渍浸泡的眼睛
四处
和晚霞一样红 (毛韶子)

珍藏

父亲没坐过飞机
去朝鲜战场是乘军列
转业后抽去搞外调
想坐飞机却过不了安检
只好改坐绿皮火车

父亲仙逝后
骨灰里竟有2块弹片
估计是美国佬的
他天阴总腰痛
问原因也不说
父辈的形象与军功章
成了我的念想与珍藏
而有什么留给后人的
确切地说
除了几张数额拮据的银行卡
就是一小瓶胆结石了 (何铜陵)

一夜槐花堆如雪

□ 彭根成



五月,蔷薇花谢,荼蘼花事了,槐花才开成一树的白。

槐花是花里的隐士,宁静致远,不艳丽,不张扬,是一种孑然,是素面朝天的美,朴实,天然,一开成林,飞花成片。想起在槐树林下休憩的时光,躺在草丛上,微眯着眼,阳光在枝叶间疏离,碎碎地落在身上,花瓣轻轻地飘落,像是天上的云,一朵朵。

槐树并不挺拔,也不成材,可是在旷野中,极易生长,是自然里最平凡的群体。以前,常听见村子里有人喊女人:“槐花,你纳的鞋底真好看。”“槐花,你烙的饼真香。”耳朵听见这样的话就觉得舒服,特别地亲。觉得一个叫槐花的女人,肯定是极贤慧勤劳的女子,她并不是太美,却有善良纯朴的品质,是一个你路上随处可遇到的亲切爽朗的大姐,值得信赖。

槐花是极有生命力的,开时漫山遍野,香不如茉莉浓,色不及梨花白,却是一串串,一簇簇,极热闹,极天真,是绿波里的白浪,风吹过时,一重重地漫卷西风。

我记得小时候,跟着表姐去山坡上给牛割草。遇到槐花开,我们就去捋槐花,一串串的槐花捋下来,只是觉得日光晃眼。累了,坐在坡上吃生槐花,清甜的味道,浓浓地在口腔里弥漫着。那一刻的光阴,年少清贫的岁月,回忆里总是寂然欢喜的。

逝水流年里,越来越喜欢清茶淡饭。爱妈妈做的蒸槐花,拌的面不多也不少,蒸的不烂也不生,筋道有嚼头,淋上香油蒜汁,那个爽口鲜香,没法不爱它。槐花也可以下锅炒。油不要放多,要再放些青椒和红萝卜丁,色香味俱全,那滋味让人垂涎三尺,当然,槐花炒鸡蛋也是很美味的一道菜,只是鸡蛋要嫩,槐花要过水,还有伴上葱花,这样的味道才更体贴人心。

生活在城市一隅,难得遇到一棵开花的槐树,总要在树下凝望许久。那枝头散发的清香总能让我心旷神怡,神魂清爽;那随风飘落的槐花就像我,离开了故乡,在四处漂泊流浪。

槐花的花语是:春之深爱。不知是谁的构思,真是贴切浓情的表达。春天里,你赏它时,它是花朵,你饥饿时,它是救命的菜。亦看它随风飘落时,也绝不拖泥带水,晚来风急,一夜槐花堆如雪,飘落的,是纯纯的思恋;堆如雪,是浓浓的乡愁。

面对如雪的槐花,心情总是很怀旧。槐花绽放的光阴,素雅芬芳。它在枝头沉默不语,却最是活色生香,那是槐花的素年锦时。我们爱槐花,是爱着简单朴素的情怀,是爱着温柔静好的岁月。槐花开的时候,我们爱上了春天;繁花飘落如雪的时刻,我们记住了它短暂而热烈的美,一如我们曾经美好的青春。